

創作自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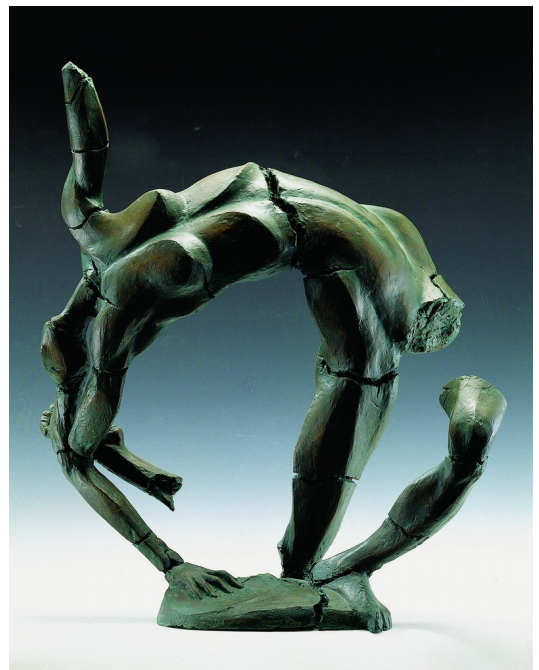
許政雄

大自然中最具生命力的形態莫過於人體，從內在生命的表現到外在造型的變化，常令我感動不已。生活中觸及最多的是人，人用感情和動作交織成複雜多變的"造型"，成為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創作題材。同時，從人體的藝術創作中，可以表現對人、對事和對物的各種觀察和感受，進而從中表達自我的人生觀和美學思緒。

以人體思維人文精神，以肌理表現自然之美，是這次展覽---「無常系列」作品的主軸。九二一大地震後，使台灣受到空前的浩劫;去年的總統大選，在台灣主政了五十年的國民黨，轉瞬易位變成了在野黨;最近的納莉颱風又重創台灣，許多人的生命和財產剎那間化為烏有，人於是對於命運之無常更得深刻體悟。面對這樣的命運和環境，我們不妨於得意、富裕、平安時，持著"無常觀";失意、落魄、災難降臨時，持著"因緣觀"。將心歷練得很豁達，順境、逆境都不動心，無入而不自得。這是「無常系列」作品創作的精神背景。該系列，挑戰過去人體雕塑對於結構完整、造型唯美的表現訴求。試圖在殘缺的人體中架構出更深層的「美」，正如我們在九二一大地震後，企圖找尋"重生"的希望;在貪婪的社會中找尋"人性"的存在。作品如果過度的完美，這種"過度"反而讓人感到矯情和虛偽。因而，適度的缺陷、斷裂反而更接近真實，更能貼切地表現自然之美。這種表現殘缺美的觀念，茲分述如下:

- 一、「殘缺的手法」是應用"雕"的觀念去除掉作品多餘的部分，使作品更為精簡、單純。
- 二、「身體的凹洞」和虛空像是中國水墨書畫的留白，給人一種更深更遠的想像空間，和充滿特殊的空靈之感，在「空」、「有」之間取得一種平衡。
- 三、「肢體的斷續」是引用中國繪畫線條的特色，即「筆斷意不斷」，外表看起來像是斷了，但是作品內在涵養的一股氣勢又將它連結起來，這也是謝赫六法中的氣韻生動和含蓄之美。
- 四、「作品的裂痕」像是記錄著一個人生命的苦難和滄桑，而這些挫折對人生來說，未必是負面的，或許它是成就生命的助"緣"。對於苦難的發生，我們要培養自在無礙的人生觀，才能在無常的歲月中活出平常的心境來。

生活中，除了創作，我也喜歡收藏形形色色的雅石、民藝古董，另外還醉心於各式的太極拳，這些生活的質素在我的創作中隱然造成某些影響。譬如說，在我收藏的石頭中，就有不少的石頭也佈滿了自然所形成的裂紋，這些裂紋形成石頭的天然之美和特色。石頭很單純，沒有雕塑外加的造型和客觀的形象，只



有石頭的質地和紋裡就讓人感動不已和愛不釋手，這就是石頭的"生命"所在，也是最自然的美。在我的「無常系列」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裂痕表現，方法上，有的是「拆裂」，有的是「乾裂」，有的是「斷裂」。而「乾裂」是表現石頭裂痕的主要方法。另外，「斷裂」的作品有三件是從九二一大地震中許多毀損的作品裡挑選出來的，因為它們斷得剛剛好，多一分少一分都嫌不好，所以「殘美」，要殘得恰到好處才有"美"可言。這種行為同創作一樣，是要用心靈去感應，用眼睛去審視的，所以它們在地震之後"重生"了。這三件作品是「想破頭的男人」、「九二一之晨」和「九二一的省思」。另外一件和九二一有關的頭像是從九份二山回來後，有感而發而創作的，因此取名為「九份二山的記憶」。

因為喜愛收藏民藝古董，家中有幾塊木頭和木板亦有天生的、殘破的裂紋，正適合無常系列的創作，所以我又做了「歲月」、「生與滅」和「正念」三件作品，這是現代藝術常用的"現成物"(ready-made)表現，但是我仍然在作品中以雕塑的小品裝置上去，使它們能延續我對人體雕塑創作的理念。

在每天早晨練習太極拳的生活中，我體悟了中國哲學---易經中「太極」觀念對太極拳和雕塑創作的影響，「太極」講陰陽變化，凡事有陰就有陽，有陽就有陰，陰陽調和，萬物乃生。因此，以太極之道為經可以創造太極拳，以太極之理為緯可以創作太極雕塑。所謂太極雕塑並不是以太極拳之動作架勢為造型，而是以太極陰陽八卦五行之說所創作出的雕塑而言。陰陽衍生出來的意義是剛柔、虛實、圓缺和正負等觀念和感覺，我在創作時即運用這些觀念，如線條的剛柔變化，體積的虛實互動，面與面的陰陽感應，肌理平滑與粗糙的處理，到無常系列作品的圓缺表現，都是太極衍生之道。所以，生活是創作的源泉，創作是生活的靈魂表現。有豐富的生活才有豐富的作品;有深刻的生命才能創作出感人的作品。

因為無常，生活一直在變，環境變化的快速對現代人的生活衝擊尤大，藝術家的創作不可能沒有變。所以我從未有"一定"的風格，若真要說有，那就是「變」了。但是我的作品也有不變之處，那就是我一直以「人」為中心，對「人生面」和「人性面」不斷的探討和關愛，變的只是作品的形式和材料。這次個展所展出的作品。表面上是孤寂，惶恐和絕望，但事實上。我想表達的是要跳脫這些無名的感受。去追求生命永恆的尊嚴、安祥和希望。最終，因為「殘破」，所以使人相對希望平等、圓滿的建立和重生。

2001年9月